

論中國封建社會 長期延續的原因



大衆歷史叢刊

范文瀾著

大衆書局印行





大 衆 歷 史 叢 刊

論 中 國 封 建 社 會
長 期 延 續 的 原 因

范 文 瀾 著

大 衆 書 局

論中國封建社會
長期延續的原因

書號(京)058

32K. 42P.

(在北京印製·財經)

大衆書局出版

北京店：西四北大街甲二〇一號

天津店：一區羅斯福路二五七號

上海店：(13)延安路三號

福州分店：八一七北路

有版權·不准翻印

四版：一九五〇年十月

(9001-1480)

中國封建社會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到最近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這個封建制度才逐漸被打碎以至於消滅。恩格斯說：「封建時代交換極少發展，市場有限，生產方式是穩定的，本地對外方是隔離的，當地的內部是緊密團結的；在鄉村中有馬克，在城市中有行會。」（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種情況，中國與歐洲封建社會基本上是相同的。為什麼中國封建社會延續到三千年，而歐洲止經歷了一千年便出現資本主義社會呢？馬恩指出它的原因說：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底發見準備好了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引起了商業、航業與陸地交通的巨大發展。這種發展反過來又促進工業的擴張；並且按照工業、商業、航業、鐵路生長的程度，資產階級也以同樣的程度發展起來了，它擴大了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的一切階級都推到後台去了。（共產黨宣言）

世界市場總是增長着，商品需要總是擴大着；手工業不得不讓位於手工工場，手工工場又不得不讓位於現代工業，這就是西歐封建社會較早崩潰的基本原因。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見美洲以前，第九世紀時，古挪威

人也曾發見過北美洲底西北海岸。爲什麼這一發見沒有那樣重大的意義呢？爲什麼這一發見會被忘記到這樣的程度，竟至哥倫布和西歐學者關於這一發見連知也不知道？因爲在第九世紀，封建制度還沒有產生像後來因商業資本底發展而發生的那些需要（舉去根：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所以，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主要的還應向社會內部去探求，就是說，應研究中國封建社會本身生產方式的情況。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裏這樣指出：

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當它所給以充分發展餘地的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它所藉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條件還沒有在舊社會的胎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譯文據一九四八年『聯共黨史』莫斯科版）

馬克思所說『一切生產力』，在封建社會裏，包括兩種生產力：一種是農業生產力，一種是工業生產力。前一種生產力的發展、萎縮、破壞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鬆弛、緊張、尖銳是平行的，它止能在這個公式裏轉來轉去，無論如何，不可能有這

樣一個前途，即發展到否定原來的生產關係，創造新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社會）出來。後一種生產力的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便成為革命力量，破壞舊的封建社會，創造出新的資本主義社會。

依據馬克思的原理，試舉下列三個問題來研究中國三千年來的歷史事跡。

一、從農業生產力的遲緩發展來看封建制度的延續

農民耕種土地，地主佔有、支配土地，吸食農民的血汗。剝削者（地主階級）與被剝削者（農民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就是封建制度底基本的特徵。

耕種土地的人（勞動力）與可供耕種的土地（勞動手段）是發展封建農業經濟的兩個重要條件。人力是生產力中最重要因素（聯共黨史）。這裏當然不是說生產工具不重要，但比較起來，人力佔更重要的地位。因為小農經營所用的工具不得不是碎小的、粗陋的、狹隘的，主要有一把鐵頭，便可以進行生產，最高也不過牛馬拉犁。沒有機器工業的高度發展，農業工具不可能進步到機械化。所以，研究封

建農業經濟的發展過程，首先應從勞動者（農民）與勞動手段（耕地）來着眼，農業工具和農業技術雖然也在發展，但止能是含有次要的意義。

在封建社會裏，人口的極大多數是農民。當時人們謀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農業勞動是比較容易和習慣的方式；主要還有土地可耕，人們總是循着舊路走下去；人口逐漸增長，土地逐漸擴大，農業經濟就在這種情況下得到它的發展。

這是不是犯了『地理論』與『人口論』的錯誤呢？我想不是，下面摘引『聯共黨史』兩條：

地理環境當然是社會發展底經常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無疑是能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但它的影響，並不是決定的影響。

人口底增長，當然能影響到社會底發展，促進或延緩社會底發展，但它不能成爲社會發展中的主要力量，它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不是決定的影響。

地理條件與人口數量對封建農業經濟起着促進或延緩的作用，是不容懷疑的事實。顯然，如果把它當作改變人們社會制度底性質的決定因素，那就是荒謬之談。

了。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要知道古代農民人數是不可能的事。歷史上記載人口數字是不確實的。統治者爲了剝削（丁口稅、徭役等），必需調查戶口；人民爲了逃避負擔，必須設法隱蔽。一般說來，人口實數應大於人口記載數。滿清改行地丁制，官吏虛報戶口，誇揚太平盛世，人口實數應小於人口記載數。我們不把記載數當作實數，而把它當作實數的影子；從影子裏多少望見一些農民數量增多或減少的態勢。因爲人口中佔極大多數的是農民。

道光二十一年前，各朝代所記載的最大人口數大致如下：

戰國末約一千餘萬。

西漢末約五千九百餘萬。

東漢末約五千六百餘萬。

唐中葉約五千二百餘萬（『人口逃避庸調之征，所在隱漏』）。

北宋末約一萬萬（宋戶口不計婦女，當時男丁四千三百八十萬，加上同數婦女，應爲八千

七百餘萬。再加『戶版刻隱』約爲一萬萬）。

南宋境內約六千萬，金境內約四千六百萬，全國人口約一萬萬以上。

明初約一萬萬一千餘萬（男丁五千六百餘萬，加上同數婦女，總數在一萬萬一千萬以上）。

滿清乾隆六年約一萬萬四千餘萬（不計婦女，男丁數恐是虛報）。

道光二十一年約四萬萬一千萬（不計婦女，虛報更是顯然）。

以上所記人口數，究有多少真實性，是很難說的。不過，可以看出一種情況，即新舊朝代變換的時候，因遭受嚴重的戰禍，人口耗損極大。等到新朝代穩定以後，人口才恢復並增長起來。從戰國末到清道光二十一年，二千餘年間，像波浪般起伏着；總的趨勢則在上升。上升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疆域的逐漸擴大，封建經濟在新開闢地區有所發展。又一個原因是統一較久，國內不發生大戰爭。

工具和技術低劣的農業生產，特別需要土地面積的擴大，藉以增加生產量。戰國以前，農業經濟中心在黃河流域。秦國開發巴蜀，楚國開發江南，秦漢統一，因

而有兩漢的人口上升。孫吳以迄六朝進一步開發江南，隋唐統一因而有唐代的人口上升。唐宋開發福建，宋元明開發兩廣雲貴，滿清開發東北、台灣、內蒙、新疆，因而有宋明清的人口上升。經數千年的土地開發與人口上升，終於形成了世界上人口第一，疆域僅次於蘇聯的偉大國家。這裏所謂開發，是指國內各民族人民特別是漢族人民開墾土地，建立起經濟基礎的艱苦經營而言。舊歷史稱頌開疆拓土的帝王將相，比之人民，那就微不足道了。

封建時代開發土地，其方式不外：（一）漢族統治者以武力為主要手段，奪取國內少數民族已墾或未墾的土地；（二）移民或募民實邊；（三）用徒刑遣送犯罪人到荒遠地方；（四）狹鄉貧民被迫向寬鄉謀生；（五）天災、苛政逼使人民流亡四散；（六）戰禍驅迫人口向偏遠處逃避。從來人口大遷移，多半屬於後三類，特別是第六類。這就可以想見人口遷移，不是有準備有資助，而是在喪失了最後一點脂膏，顛沛流離，死裏逃生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對新地區的開發，當然很艱難很遲緩，需要很長的時間。

歷史上人口與土地的比例，按照全國範圍來說，農民人口總是落後於土地的容納量，並無人滿之患。直到現在，據農業專家估計，全國未開墾土地的面積大於或相等於已開墾土地的面積，等待大量農民去開發。按照局部來說，凡土地過度集中的地區，則應有『人滿』現象，在這種『人滿』地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必然發生尖銳矛盾。農民不是飲泣吞聲而死亡（所謂『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便是挺身而起，武裝暴動（所謂『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如果『人滿』地區多而大，則成為農民大起義；如果『人滿』地區較小較少，則成為某地區的農民暴動。歷史上農民對地主的武裝鬥爭，規模大小不等，原因在此（當然，不能看作唯一的原因）。經過殘酷的大規模階級鬥爭以後，村莊被毀滅了，田地被荒棄了，林木被砍伐了，牲畜被掠奪了；農民一部份死在戰爭裏，一部份流亡到遠方，一部份劫後餘生，在廢墟上重整家園。總之，農民所遭遇的損失和破壞是難以言語形容的。但地主階級當然也受到嚴重的打擊，使得代表地主階級的統治者，鑒於前車之覆，不得不制訂一些讓步的改良的新制度，藉以和緩矛盾，穩定其統治地位。在矛盾

比較鬆弛的情況下，新舊地區的荒地逐漸開墾，生產設備如水利、畜力、農具也逐漸增加和改善；舊地區較高的生產技術，也因人口遷移而流傳到新開墾地區。農業生產既然獲得擴展和提高的機會，同時工商業也會受到某些影響，有所推動。這樣，社會生產力將在一定程度內顯示其進步。毛主席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節『古代的封建社會』裏指出：

中國歷史上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只有這種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才是中國歷史進化的真正動力。因為每次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變動了社會的生產關係與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我想，毛主席的論斷，可能是指上述情況說的。正因為歷史進化的推動力是農民階級而不是其他先進階級；所以止能打擊封建制度而不能打破封建制度。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與世界隔離，繼續閉關自守的話，封建農業經濟還會遵循公式保存下去，封建社會一時還不會滅亡。

二、從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破壞來看封建制度的延續

農業生產力發展滯緩的最主要原因，是在於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的剝削與對生產可怕的破壞。農民創造財富，供養了地主階級，但是，地主階級決不滿足於這些供養，它要敲骨吸髓，來填滿無底的貪壑，因而造成瘋狂屠殺，軍閥混戰，外族侵入一聯串的悲慘後果。這些後果的承受者，自然是農民階級。

「殘酷的剝削使生產力萎縮——大抵一個朝代過了中期，猛於虎的苛政特別明顯起來。租稅漸重，徭役屢興，高利盤剝，土地集中，農民生活逐步惡化，社會生產力不斷萎縮，這種歷史事實怎樣也是說不盡的。我想，不如舉出一些文藝作品來當作例證，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富有真實性而文字又精練得多。明人韓邦奇替富陽人作了一首詩：

富陽江之南，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名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吳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魚何不生別縣，茶何不產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

何日仙。山摧茶亦死，江枯魚乃無。嗚呼，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

不錯，韓邦奇正是說富陽地方茶戶魚戶受了害，推而廣之，也正是說名產害民，但並不會說農民受了什麼害。那末，請讀明人王弼的『永豐謠』：

永豐之接永豐鄉，一畝官田八斗糧……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田。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家賣犢兼賣兒。但願有犢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

不錯，王弼正是說江南地方官田繁重，農民受了害，推而廣之，也正是說官田害民，但不會說一般農民受了什麼害。那末，請摘錄元曲中描寫地主與農民的生活對照：

地主們，霸佔着『鴉飛不過的田產』；開着油房、粉房、磨房、酒房、解典庫；『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頭上有錢。』他們看見『別人的東西，恨不得燒手奪將來』；若有問他要『一貫鈔』，就如『挑一條筋相似』。農民們『又無房舍又無田』，受這些『慳吝苦澁』的傢伙壓榨，弄得『吃了那早起的，無晚夕的，每日燒地眠，炙地臥，衣不遮』

身，食不充口』。就是『與人家挑土築牆、和泥、托坯、攪水、運漿、做盆工生活』，也因為饑寒交迫，『氣力不加』，做到半工還得歇下來。

各地方名產是好東西，田地當然更是好東西，可是對農民說來，却成了這樣的一個枷鎖，和那樣的一個枷鎖，地主階級壓迫農民帶着這樣和那樣的枷鎖，勒死盡瘁死而後已地爲它服役。農民這還能具有某種在生產中的自動性？還能具有從事於勞動的嗜好？還能具有願意從事勞動的興趣？沒有疑問是不能的。

2 瘋狂屠殺，使生產力遭受破壞——農民被壓迫剝削，無法生活下去，除了武力反抗，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這叫做『造反有理』。但是地主階級却有相反的看法，它把農民不能生活叫做『人滿爲患』，到底是不是『人滿』呢？所謂『人滿』（人口過剩）原因是什麼呢？假如農民一家有五口人，耕地二十畝，平均四畝地養活一個人。農民失地以後，變成佃戶，同樣種二十畝地，對半分只得十畝地的收入；再加生產成本：賦稅、徭役、苛雜、借貸等耗損，假定又減去五畝；那麼，付出二十畝的勞力和成本，僅僅收入五畝地的產物，至多能養活兩個人，其餘三人便

成『過剩』的人口。多數農家如此，社會當然陷於極度的不安。歷史有這樣一個規律，即土地愈益集中，人口愈益『過剩』，農民求佃愈益迫切，地主愈益驕奢淫佚；剝削愈益苛刻，農民愈益無法生活，地主就認為『人滿爲患』需要大屠殺。汪士鐸是會國藩胡林翼兩大屠戶的上賓和謀士，曾胡尊崇他當成聖賢豪傑之士，他在『乙丙日記』裏推論農民投入太平軍『效死不去』的原因，設爲與農民問答一段話：

「問：汝（農民）仇恨官長，官長貪乎？枉法乎？曰：不知。問：何以恨之？則以收錢糧故。問：長毛不收錢糧乎？曰：吾交長毛錢糧不復交田主糧矣。曰：汝田乃田主之田，何以不交糧？曰：交則吾不足也，吾幾子幾女，如何能足？曰：佃人之田，交人之糧，理也，安問汝不足？且汝不足，可別謀生理。曰：人多無路作生理，無錢作生理也。」

於是汪士鐸得出一個結論來，他說：『嗚呼，豈非人多之患哉！』他滿眼望去，窮人太多了，凡窮人皆可殺，主張『草薶而禽獮之』。這還不夠，他還要正本清源，主張少生人，以爲『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禍亂』，應『首行溺女之賞，貧戶

不准生女；民之清修爲僧尼者賞，立清節貞女之堂，廣施不生育之方藥；男人有子而續娶，婦人有子而再嫁，犯皆斬立決。」汪士鐸赤裸裸地暴露出地主階級仇恨農民的野獸心理。其實，所謂人多，不是多了生產者的農民，而是多了寄生吸血的地主，消滅地主階級，才真是正本清源的「理也」。

從來地主階級屠殺農民是絲毫不留情的，「千里無人烟」的大破壞，認爲「叛逆」的農民自食其惡果。反動的史學者稱頌那些善於屠殺農民的劊子手，叫做聖君賢相謀臣猛將，以爲他們有「平亂」之功，以爲屠殺是解決「人滿之患」，「恢復治平」的良法。事實恰巧相反，正因爲農民起義打擊了地主統治，所以多少推動了社會向前發展。

3 軍閥混戰，破壞生產——地主階級爲了爭奪土地和權利，經常內部分裂，出現軍閥混戰的局面。孟子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之謂率土地而食人，罪不容於死。」王粲「七哀詩」描寫漢末戰禍說：「出門何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所，